

走近陈李林和他的诗

王陈陈

“老街的背影与我多么协调啊/其实，我还可以再老些/老掉牙老弯腰/老到拄拐/甚至老成盲人或聋子/老成石板路……”诗人表面上默认的老，正像一个出厂年代的设置，在不断有升级换代的网络智能时代，只要是拥有真性情真人生的文字，都拥有“拼命奔跑不留在原地”的能力。

木子的诗意象奇绝，情绪深沉，语言精粹。

写诗最重要的元素是真，说真心话，抒真感受。木子早些年诗，情感复杂，色调灰暗，有些句子给人一种撕裂的感觉，这与他小时候生活的底色有关，诗句萦怀着生命的沉与重，展示非凡的力量与美。

好的诗歌一定要有好的意象。意象是诗表达的载体，是鲜活的有呼吸的，也是有色彩声音的，它取决于诗人的经历。在写诗的过程中，木子尽可能地在意象使用方面力求准确，同时也十分重视诗歌的节奏与色彩。他说，诗歌是语言的探险，像山间的溪水遇到阻挡的石头而绽放的水花，声音明亮，动听、惊心。诗需要音乐的节奏，它与音乐节律两者同源、彼此向往。

歌德曾说，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惊异”，那是一种突然被闪电照亮，灵魂突然被惊醒的一种感觉。这种感受，就在木子的诗中，让人“贪恋痴迷”。

心的“足迹”

很多文学爱好者，是从写诗开始，继而写散文小说。陈李林正好相反，退休后才开始诗歌创作。远离喧嚣，脱身诱惑，倾听内心的呼唤，尽享自己的思考与宁静。

回溯陈李林的写作历程，从濉溪老城电影院写到县党史办，又从濉溪县写到当时的淮北电视台。小说起步，发散到长篇通讯、电视解说词，然后是诗歌散文，最终落脚到“诗人木子”。

1982年，陈李林在《淮北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自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创作的黄金年龄，他身为一名记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的采写上，不折不扣地完成新闻宣传工作，文学创作只是业余。断断续续间，在《光明日报》《安徽日报》《清明》《诗歌月刊》等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等作品一百多万字。

2003年后的将近十年，陈李林没有新的作品。他说，主要是感到创作已不能达到新的高度，再写下去只是重复。

陈李林喜爱灵感的突然显现。就像农村生产队用大铁锅炒料豆，慢慢加温酝酿，火候一到，瞬间炸裂。这是一个生活知识积累储备的过程，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喜欢灵光再现后的浓缩与火花。

随着阅历与年龄的增长，感受力的加深，他发现写一些分行的文字更适合于思想深度的表达与情感的抒发，并于2016年重新执笔，尝试诗歌的写作。

诗在，身心才会安静、平和。只有面对诗歌，灵魂才会赤裸。

写诗之于陈李林，是与自己的对话，是他对世界表达心曲的唯一方式。不管世界多么喧嚣，诗歌是否落寞，他对诗歌怀着一种虔诚敬畏之心，只唱自己的歌，唱自己喜欢的歌，写着，爱着，几乎每天一首或几首。

他说，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相通的。诗歌是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颂扬和对自然事物悲悯情怀的感知与认同，是美好心灵的倾诉与表白，是作用于对故乡和异乡、天空与大地、时空流转所产生的审美过程的真实记录。要飞翔，就得有一个坚实的跑道。如果没有二三百万字的练笔，没有做

过农民、放电影、画海报、当记者、单位管理者的经历，就没有如今的木子诗歌的面貌。

在陈李林看来，诗歌是一个奇妙的载体，是一个隐居在时光中的精神使者，就像他在饮食中对于小葱与鸡蛋茶的特定嗜好一样，有着天然的自觉感、原动的使命感。

6年多时间，他写了千余首诗歌，以真实为本，直通心灵，用精炼的语言传达内心对事物的一种迷醉。

只写诗的这些年

“这几年来我只写诗”，这是《陈李林的诗》(上下)后记的题目。

诗歌是一种思想寄托，一种精神生活。陈李林能坚持写诗，最要感谢的是他的母亲。老人有些痴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那些年，陈李林日夜守护，同时也有了大量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读书、写作。

诗歌对于陈李林，很神圣高不可攀。年少时的孤独与痛苦是他内心最深的伤痛。对于生活的苦难，无法美化，只能在诗歌中冰释。

少年时的农村生活，亲近土地、河流、庄稼、牛羊……使他对自然和想象之物爱得偏执。

一件件往事，如数家珍，也刺痛着他的神经，注定了他的诗歌的俗世情怀——写诗从低处细微处入手，从俗常的生活中发现诗性的意义，走一条朴实传统的诗歌创作之路。

陈李林认为，诗歌乃至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回忆的艺术。时光飞逝急行，把一个个今天，你我甩入历史，尘埃很快慢上来，将麻木与无知覆盖。作为诗人，只能拾捡时光的羽毛，为日渐老去的世界或心灵拂去厚厚的尘埃。

陈李林的诗歌文本有着本真的特征。他以极认真细心甚至挑剔的眼光，将朴素的情怀放置在温热亲切的生活场景和一些细节的梳理中。如，故乡组诗中的《临涣词》《一条河梗在生命里》《铁匠》等，非常强调词的音响和图素质，给读者一种音调嘹亮、节奏鲜明、词语简洁、意象奇诡而富有跳跃性、朗朗上口、很有激情的感觉。

不可否认，诗让他平静下来，享受安宁；诗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他快乐，感到活下去的意义。做到心里无事，每天吃喜欢的菜，看喜欢的书，写喜欢的诗，爱亲人也被亲人爱着，这是陈李林的幸福。

诗歌乃柔软之物，作用于世道人心，首重为广交朋友，使人心向善。陈李林结识了王家新、王英琦、孙叙伦等文学大家，还有淮北的文学爱好者们，因志趣相投相聚交谈，交往起来至情至性，有乐趣有韵味，有种精神上的满足。

多年来，友人们一直关注他诗写的进程，并进行评论，鼓励他、推着他前进，给他写下去的力量，让他感到文人相惜相敬的温暖。

2018年，陈李林的诗集《十指上的烟火》出版发行，500多首诗，厚厚的600多页。平日里在手机上被他一天一首诗牵引着欲罢不能的朋友圈，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捧读收藏传阅的范本。首次印刷3000册，很快就被诗人、评论家和阅读者平仓。

紧接着，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淮北发射台台长武斌、副台长律军，诗人张庆军、江峰，学者马晓林众多友人的帮助下，由中国作协会员林敏先生作序，《陈李林的诗》上下册2022年面世。

陈李林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去书写，哪怕一生只写出一句象样的诗。“我要写，一生都不够……”这是陈李林的心声。

晰的，那封面就是今夜、就是现在。细心体察这层层叠叠着春天故事的书，春的暖意还在，只是底子如同冬天留下的干枯蜡黄，如塘边等待换装的柳，如同草色遥看近却无。可在当时，每一页都是清晰的啊，都是芬芳的啊，都是躁动和期待啊！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了新雨旧交，还是春天本就如春草、春木，只有枝头是最新的呢？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如今不再像从前，古人要是远行便是“一去经年”，不是路有多远地上有多遥，是路真的不好走。自己不算宦游，也没有“偏惊”。倒是一种神经麻木了多年、一颗心几近成灰后的一个夜晚的一个时刻突然被唤醒，嗅到了春最初的味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夜里做了一个真切的梦，醒来却却忘了远方。飘逸生，前端是钩爪，是更盘，也是像头，是要在多少次不经意中丢失的时光里扒拉出、拾掇来春天的样子。紧闭因困倦而干涩的双眼，使劲收拢，聚足记忆去修复，却总是无法给一个完整的还原。

五十多个春天相同又不同，知道区别又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就这样一页页叠成一本不薄不厚的书。这书从上到下是逐渐变黄的、逐渐模糊的。只有封面是清

故乡，渐行渐远

曹廷福

走出故乡，故乡成了驿站
客居他乡
变的是乡音
不变的是乡愁
父母在，故乡是心的归宿
山高水长
挡不住候鸟的翅膀

父亲走了
母亲走了
故乡庭院草木深深
遥望故乡
只有归途，没有归宿
清明，来去匆匆
思念的泪水浸润坟前松柏
人生迟暮
清明路口，面朝故乡
一缕青烟寄托哀思

没有归宿的故乡
故乡渐行渐远

兼取众长 以为己善

张裕泽

古人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诚然，只靠自己或个别人的看法来看待某事，必然是不全面的。若想完整地了解某事或某物，必须兼听众言，兼取众长，才可行稳致远。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清代顾嗣协在《杂兴》中就表达了物各有长的特点，忠厚老实的人被派去打仗，实会大败；骐骥之马被派去拉磨，不会有骡拉得好。“物故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喜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事物自身皆有长处，也皆有短处，人亦如此。善于学习的人，能够借助他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好取重赏，以为己善就可以致千里，绝江河，不断取得进步。

知不足而后进，一个人有不足和毛病很正常，关键是他如何对待自己的不足和毛病，是讳疾忌医，还是不掩己拙，反映出一个人胸襟的开阔也决定其事业的成败。“修身以不护短为第一长进，人不能护短，则长进者进矣。”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善于交往。后来有一次，曾国藩的朋友黎兰泉来找他切磋学问，曾国藩并未理解其意思，便“闹气虚浮，与人谈理”本是件增进学识的好事，最终两人却不欢而散，对于“言多尖刻，惹人厌烦”这样的毛病，曾国藩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他曾提出“悔缺”之道，即直面自己的缺点不足，通过反省反思加以改正。

善学外智，可以开阔思路；善借外力，能助人登上高峰，把别人的学识、知识、阅历等各方面长处学过来，假人之长处补己之短，方能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加长处，成就更好的自己，诸葛亮曾广泛研习《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之书以及《六韬》兵书，不拘于一家言，博采众长加以贯通，隆中十年的立志，他博览群书取长补短，取得了逸群之才、英霸之气的卓越学识，他曾说“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之庶士，则万物当其目者仿其耳。”反之，如果“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知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而不甘问焉，则只能是停滞不前。”

兼取众长，以为己善，不掩己拙，三省吾身，善学外智，善得外力，唯有如此，才可行稳致远，踏破山河。



仰望春天 摄影 李陶

那些飘落的花瓣

范平荣

那些飘落的花瓣，在泥泞的深处，忍不住终于在深深的黑暗里，放声哭泣，没有遮掩，像冲击的洪流……一个个孤单的灵魂，被撕扯被碾压被无情地抛弃……风吹过来，柔弱的花毫无缚鸡之力。

她们在拼命挣扎，也抵不过强劲的风。满地落英缤纷。她还未遇见绿叶，还未遇见希望，还未遇见最美的春天，就被零落成泥。阳光明媚，看不见她的仿照不见她的痛。人们只欣赏高高挂在枝头的果子，却不理解花的坚持与执着。因为花的固执与勇气，才有人们脸上的笑颜。世间的好与坏，花儿都记得。世间的美与丑，花儿都看到。人的真与善，花儿辨识了。有些花妖妖媚鲜活依然挂满枝头，有的花在盼望太阳明天会不会继续东升。

每一朵花都听见另一朵花开的声音。每一朵花都想在盛开时遇见另一朵花恰好盛开，他们欢喜着彼此的美好，倾听着彼此的呼唤感受彼此的温暖。一路高歌同行。那是多么让人幸福的人生。没有距离没有埋怨只是相亲相爱只是彼此相依相偎。你看着我我看着我。满眼都是笑颜。红的花、白的花、粉的花、绿的花，她们含笑赞赏，她们伏肩而行，她们吟歌而生，她们媚眼相迎。她们含笑而眠，她们含泪相拥。花有花的颜色，花有花的香味。或浓艳或恬淡或清香扑面。她们结伴而来结伴而去。走过春天所有的色彩，经历春天所有的爱恋。春是她最浮华的乐器，也是她最平实的见证。那些挤挤挨挨的碰撞，那些挨挨挤挤的甜蜜，蜂蝶知道，风车知道，赏花的人知道。

幸福不是铺张的奢华，只是简单的纯粹。我和你一起，在春风里拂面，在春风中招展。笑看林间奔跑的孩童，喜听树梢小鸟动情的歌声。那隐在草丛里的虫儿，它们翻滚着肥胖的身体，寻找心爱的栖息地，开始繁衍滋生。花，来到人间。尝尽千百爱，受尽千年苦。依然年年开、年年等、年年盼望喜相逢。花的颜色千百种，爱的颜色只有化不开的浓。情深意重。遇到你遇到生命的火红，从春天延

续到隆冬，梅花香酥，浸润心灵和你相互感应。深入骨的痛，是思念推开层层花瓣，凝望你深邃的眼睛——相融。笑颜如曦。那些来过的风，像一把钢刀利剑，戳穿历史的漩涡，揭开真相的隐痛，彻骨的寒冽割的凶猛。风是夏日的喜讯还是冬雪的噩梦？

三月的花瓣随风飘零，她们的魂魄五颜六色，却没有一种爱属于她自己的颜色。她在阳光明媚的春风里，凌风冷雨，所有的美色所有的妖艳，都被风无情又残忍地吹落。那些梦想那些美好那些繁华，在冷冷的风雨中，料峭的寒夜里，支离破碎。那些爱美的花，她也有自己的梦啊！她纯洁，天真，想在春风里徜徉，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想与蝴蝶一起做个幸福的春梦，想像孩子一样躺在星星的怀里撒娇呢呢。原本，她穿着各色的衣裙像一只可爱的小蜜蜂，在百花盛开的季节，尝尽世间甘甜。可她，被早春的狂风骤雨摧残袭击，花的心碎了一地。

一颗青涩的果子哭得地动山摇。像被伤透了的海水，苦涩一望无际的翻滚。谁能知道她想成为被爱被宠被捧在手心里的那个甜果，曾经多么渴望溺爱偏爱？她的梦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的迫切？她终究被一夜的风雨打散了粉红色的瓶子。冰冷的身子冰冷地躺在地上，没有知觉没有意识。呼吸好像也很遥远。空气凝固了。思维停止了。世界消失了。人间没有声息。花瓣在泥泞里残喘，风雨在花香中咆哮。死亡露着狰狞的面目。粉的红的血无声的流着，泪水泥水和着血水。

生命终于死里逃生，高高地站在枝头，唱起心中的赞歌。那是一首春之歌！生命之歌！她又可以炫耀嫣红的去春里，同百花相遇、和夏热热恋、与冬季缠绵。她渴念心灵的绽放，她祈求夏花的热烈。她想是一只炽热的火烈鸟，永远在爱的路上追逐，与爱裹挟。即使化作春泥，仍一身戎装勇敢面对前方。

酷寒的夜，冰柱渐渐生长。远方的篝火烈焰升腾，火红的花竭尽奔放。多想她们也能温暖自己的胸膛，即使融化成水，也算来人间一趟。

请保持你的光

张钟方

因为工作关系，平日里很少有机会穿便装。之所以，大凡遇到休息的日子，那真是柜子里哪件衣服漂亮，咱就穿哪一件，那种轻松……这也许，是因为骨子里终究是个小女人的缘故吧。奇怪的是，无论我穿警服还是穿便装，问路的喜欢找我、需要帮忙推车的也找我……我还在大街上帮人家看口罩的小孩，也许，助人之乐已经长成了我灵魂的样子吧。

“稀雪零落掩伤痕，佳人慵起，点绛朱唇。杏眼潋滟亦无情，柳眉翩翩淡如云。翡红袍袂风摆柳，三千青丝，只绾作凌云发髻……”陶醉于诗词之中的我，像是穿越了一般，半梦半醒似地刷卡上了一路公交车。那天车上的乘客并不多，但是都非常文明的戴着口罩。坐在我右前位的一位中年男人的口罩，真的让人不忍直视，因为那个口罩不但脏乎乎的，而且已经磨损严重，都能透过斑斑点点的网罩表面看见嘴唇了。我伸手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新口罩，怕直接让他扔了自己的口罩会尴尬，顿了一下，我走到他跟前客客气气温和地说：“同志，您那个口罩好像已经戴很久了，我这有一个自己备用的新口罩，给您换一个，可好？”那位老人家大哥模样的憨厚男人起身笑着说：“嘿嘿嘿，俺是从五河来的，不知道淮北市有戴口罩的规矩，也没提前准备，就在长途汽车站候车厅捡了一个戴了，人家有咱也有，对吧，嘿嘿。”“哦，原来您是从咱们兄弟城市来的呀。我跟您说，口罩不是有规

定才戴，您看到他们都戴口罩，那是咱们市民的自觉行为，戴它的目的是防护灰尘和病毒的交叉感染，戴它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您把那个捡来的口罩摘下来行吗？把手里这个戴上，这个是新的，是我们单位发的，不用钱，也免费送您一个。”左前位的小姑娘羞答答地说：“姐，你刚才起来给他送口罩的时候，好像掉了一个硬币，你看，跑他座位缝隙里夹着的那个一毛钱的硬币就是。”我看了看，真是的呢，夹在那里露出一半身子闪着银色亮光。我正在笑呵呵地看着那枚淘气的硬币，去垃圾桶跟前扔旧口罩回来的大哥见状，就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一毛钱硬币，有点害羞似的说：“那个硬币够不出来了，把我这一毛钱给你吧。”我有点出乎意料地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咱这也叫破财消灾，是好事，对吧，哈哈。”“叮咚，总工会即将到站，有下车的同志请做好准备。”抬头看见那个老实巴交的大哥，戴着崭新的口罩对我笑着说：“俺要下车了，谢谢你，谢谢淮北的好心人。”

请保持你的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你的光，走出黑暗；请别吝惜你的善良，因为你也不知道，谁会借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循环到自己身上。看着他那背着个蛇皮口袋，裤子烂了好几个洞的背影，心底里唯有深深地祝福：“祝愿每一位远走他乡的人，都能有一路阳光相伴！”



陈李林，笔名木子，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主任编辑。原安徽省作协理事、原淮北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清明杂志》《诗歌月刊》等各类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长篇通讯200多万字。出版散文小说集《丢失的月亮》《大地美丽》《寸草心》、诗集《十指上的烟火》等。获安徽省首届中篇小说奖等省级及以上奖项20余个。

2022年出版的编年体诗选集《陈李林的诗》上下册，收录了其本人自2018到2021年底创作的1000多首诗，按照创作时间顺序编排，清晰地展现了陈李林的创作心路历程和思想认识变化。

晨曦未露，陈李林的诗就在天地间报晓。

以诗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是一种奢侈。他以马拉松的姿势，把这种奢侈发挥到极致，叩击从未沉睡或已沉睡的灵魂。他用诗高傲地杀死了一切与他为敌的沉寂、琐碎、慵懒、麻木，也用诗盘活了他自己。

木子的诗文

“流动的文字，有形状、有气息。木子的诗，是孤崖冷岩裹烈焰，热闹处没有喧嚣的浮躁，寂寞里却生朵朵繁花；是老了的冬，寒气重，但亦诚感人。”这是友人们的评价。

在诗的世界里，陈李林就是“木子”，他更偏爱被诗友们称呼“木子”。

木子爱文字，如好酒、惜茶、喜古琴，“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他的诗常打破凌晨的宁静，站到自我生命的制高点，慕新、怀旧、批判、渲泄、自省……让文学爱好者们跟着感动也失眠。

“葬礼，是一个村子寂寞的欢聚”“一个人坐在皱纹里怀旧”……生命以诗的形式在故乡的情感场上重现，此时的木子成了自由人，时而入乡随俗，时而进城瞭望，怀念中充满了阔大的沧桑像河流，密集的悲凉像村头的老树。

“阅读四季，理解生死，尘埃落定”“太阳坠落垭口，燃烧一片火焰”“天空荒芜，金子一样冰凉”，“松枝铁黑，石头开花，草地血殷殷一片”“作为一条鱼，成长就是为了就义”……诗歌有魂，当读及木子的句子会触碰到魂，那是剔除所有附着在词语上的华丽、风干过的诗的骨头，由一种悲怆做底色，常让读者感到“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木子的诗之净化，有命运带来的温暖、荣耀、幸运，也有残缺、悲愤、悲悯之心和文字的虔诚，这虔诚在夜半凉薄中祈祷，炫耀着个体艺术的存在意义。

又是一个春天

王健

半夜醒来，发现是热醒的，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春天来了。

日历上立春已经三个礼拜了，而它在今夜才姗姗来迟，竟还有闲情蹑手蹑脚偷偷撩人取乐，全然没觉得自己的可贵奇怪。这是什么？不就是长久以来给宠出来的吗？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孩子玩得太过疯，一到晚上，满村都是娘喊孩回家吃饭的大呼小叫声，一旦没控制好气息喊疼了嗓子，“叫”就很自然、很丝滑地切换成“骂”的模式，如同舞台上的唱白。虽然很远，虽然很嘈杂，做娘的总能在第一时间条分缕析地、准确地分辨出自己孩子的声音。接收到的回答说：就来了！可等到一家人吃晚饭、刷锅水和食喂好猪，那厮才满身灰土满头草屑猫着腰进得门来。春天就是这个样子，它在外边玩雪呢、溜冰呢，忘了回家的时间。

好的事情，人们都是期待着早点到来，如同提前好多天数着爱人的归期。也有人故作高深地说成“静待花开”。既然是等待，心就很难平静，更何况是等待美好的到来。因此，我宁愿如此认为，也不愿将节气上的立春和真正的春天不同步归因于时间和地域。虽然，几千年的时间足以将气候改变，不同维度的地方春天总

是有个先后的。

因为是子夜十分，人们都沉在梦里，我便觉得自己是第一个在清醒状态时春天人怀的人。就这么个念头在脑子里倏忽一闪，便深信不疑，便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当周遭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人的内心便翻江倒海起来，十分清晰地发现大脑就是一个浩淼的宇宙，万千思绪在游走、在奔突、在交汇、在我行我素；十分不清晰地纠缠着所思所想的头尾在哪里、内容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形状是什么——想了多了，颜色是一团混沌。

这一切最后像失去能量的机器，慢慢减速、慢慢停下、凝固成漫天浓浓浓的星斗。这时才感受到，静谧的脑海中，一根根游丝从那个说不清的核心发出，朝远方飘渺伸展，前端是钩爪，是更盘，也是像头，是要在多少次不经意中丢失的时光里扒拉出、拾掇来春天的样子。紧闭因困倦而干涩的双眼，使劲收拢，聚足记忆去修复，却总是无法给一个完整的还原。

五十多个春天相同又不同，知道区别又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就这样一页页叠成一本不薄不厚的书。这书从上到下是逐渐变黄的、逐渐模糊的。只有封面是清